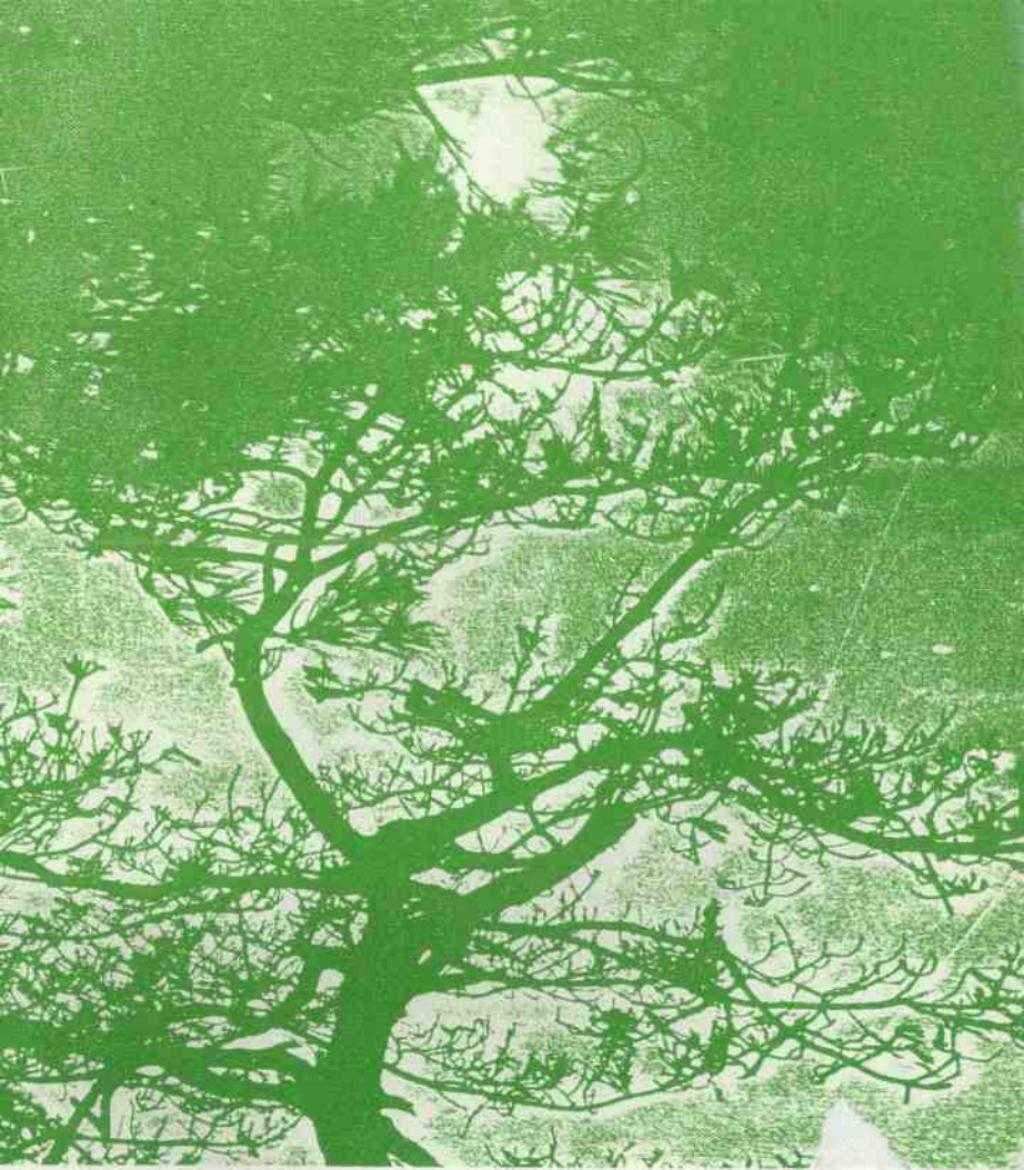


之歌獻者



纪实文学丛书 吴新华 刘小渭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奉献者之歌

纪实文学33

吴新华 刘小渭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奉 献 者 之 歌

著 者：吴新华 刘小楣

责任 编辑：顾关荣 郭济访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4

字数：280,000 199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7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277-9/I·266

定 价：5.2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序一
献给教育工作者

吴新华、刘小湄同志合著的《奉献者之歌》，是我读到的第一部以江苏教育工作者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专集。

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有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有为人民军队浇花育苗的军校教官，有把才智心血献给中国学生的外籍教师，更多的是乘改革开放之长风，出国深造、回国奉献的神州赤子。他们从事的专业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岗位——教育、科研第一线；他们的人生历程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心音——赤诚奉献。

教师是一种神圣的、充满奉献精神的职业。他们发蒙启聪，“传道，授业，解惑”，通过培养人才、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传播和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他们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奉献者之歌》所描写的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优秀人物和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是千千万万个人民教师的缩影，它足以使人肃然起敬，引起祖国、人民和教育界的自豪。

“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几十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教育上也一度有过失误。唯其如此，今天安定团结的局面才应更加珍惜——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气候，赋予书中的主人公在培养人才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在世界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奋力拼搏，演

出了一幕又一幕孕育于昨天，脱胎于今天，结果于明天的壮剧。唯其如此，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才理当讴歌——是爱祖国、爱教育、爱科学的事业心使书中的主人公炼成了不怕困难，不惧曲折，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优秀品格。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与祖国共同经历的曲折艰辛，而且看到了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不仅看到祖国的昨天和今天，而且看到四化建设再展宏图、东方巨龙腾空而起的明天！

吴新华、刘小湄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善于结合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不辞辛劳，饱蘸浓墨，为教育战线上的奉献者高歌一曲，这是值得赞赏的。也许是这对中年夫妇六十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与我有师生之谊吧，也许弘扬教育战线先进人物的奉献精神，是我工作的份内之事吧，读着他们的笔耕成果倍感欣慰，并乐意推荐给广大读者。

为两位作者搭起舞台、拨动琴弦的，是把这本书作为向党的七十周年诞辰献礼的重点书目之一推向社会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感谢他们为“什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何在新时期做一名合格党员”，提供了一部生动而形象的教材。这对于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促进全体教师更加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发扬“红烛”、“春蚕”精神，推动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于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于教师。希望全社会更加重视、理解、关心和支持教师，希望更多的作者把笔墨用于颂扬人民教师的奉献精神，希望有更多宣传教育战线先进模范人物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

序 二

凌 翠

友人送来吴新华和刘小渭合著的报告文学集《奉献者之歌》要我作序，她见我刚动过摘胆手术而卧病在床，颇有点于心不忍，就劝我道，你不必每篇都看，选择几篇看看就可以了。

时下，很有些人为书作序而不看全书的，翻翻目录，看它十分之二三，“序言”就倚马可待矣。更有甚者一篇不看，竟王顾左右而言他，洋洋洒洒下笔数千言。

而才疏学浅且又笨拙的我却不能，我还是老老实实花了十天时间把二十余万字的十八篇报告文学通读了一遍。

开始，我的目标明确，为作序而读，渐渐地我被书中一个个主人公的一身正气、坚贞不屈、顽强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我敬佩他们，崇拜他们，变得急切地想要多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于是从每天一篇而一篇半而两篇三篇。

这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啊！

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宗师叶桔泉老先生，著作等身，救死扶伤数以千计万计，可他仍争分夺秒用小跑步速度走完93岁的人生道路；被誉为生化王国的一尊雕塑的赵昇皓教授，在逆境中背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试制成功“ATP”，在顺境中又抛弃美国现代化的物质享受，毅然归国，他的誓言是：“我是中国的‘鸡’，不能把‘蛋’下在美国”，而且果然回国后成果

累累；久经磨难的蔡海江，二十出头便离乡背井走向贫穷落后的地区，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三千万克山病患者；马永华教授不眼气日本人对汉医药的研究，勇敢探索急起直追，有志于创立中医的新学科——形态药理学；南京医学院傅震去德国进修，省人民医院主治医生王学浩去美国深造，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总是惦记着祖国还比较贫穷落后的人民，学成便启程回国为人民治病；侠胆神针刘万成简直象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一根银针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要神奇，降魔伏妖，针到病除；80高龄的水利学权威一级教授严恺，不仅足迹遍布祖国数万里的河海岸边，而且声震荷兰，与世界上的许多河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华鹏与范伯群这一对50年代初携手合作的文坛战友，经过数十年的艰苦耕耘，终于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以大量的精品，他们自己也成了文坛上两颗灿烂的明星；黄龙，一个象征着古老中国的姓名的人，创造了以诗评红楼的新形式，进而又熔红学与莎学于一炉，他的研究不仅使中国的读者也使英国的读者大感兴趣；江苏农学院牧医系的刘秀梵教授，用出国进修节约下的一千余美元买回800磅重的资料，然后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筹建起单克隆抗体实验室，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水稻专家顾铭洪教授，牙疼在嘴内放冰块，过敏性肠炎发作便多吞两片黄连素，他不愿为这些“小毛小病”进医院，而争分夺秒地主持着全国七个重大科研项目，培育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水稻品种；青年讲师赵大川刻苦学习，跳过硕士研究生而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他不唯上，不唯书，敢于否定学术权威的结论，而平息了国际上的一场十年之久的理论官司；还有出国潮中的回归者、出国潮外的出国者：杨行夫、涂寿鹏、许果复、古今

明、蒋克贵、杨松河，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而出国，又为了祖国和人民而回国，他们默默无闻地为祖国添砖加瓦，为人民作出贡献……

读着读着，你的心扉好象受到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震荡；读着读着，你就会发出动人的感叹：“这便是我们似乎已经失去而正在寻找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只是这民族魂中的“爱国”，不再是忠于一姓天下之国，而是忠于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之国，为了这一个可爱的祖国和可爱的人民，他们有志气有骨气，自尊自信，自强不息，拼搏一生，“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

书中除了以上这些可爱的炎黄子孙外，还有《从巴黎来的孩子王》和《捧着一颗心来》的国际主义者：法籍女教师雅克琳·梯也克和比利时籍女教师克里丝蒂·波西凯，她们爱中国、爱中国的学 生，并且为此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她们同样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可爱的人。

这部报告文学集中写的人物全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人曾预言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又有人预测21世纪将是人民素质高低的竞争，即哪一个国家拥有高科学高技术的水平，或者拥有高素质(人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体质之综合的素质)的人民，那么它就将立于不败之地就将独占鳌头独领风骚。而这样的竞争那样的竞争都少不了知识少不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过去就和劳动人民一起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仍是，明天更是。

我曾经读过不少报告文学，有的报告文学主要写人物写事件，靠情节和数据说话；有的则七分材料三分观点或两者参半，夹叙夹议，行云流水；有的则观点很多，事实很少，为了弥补材料的不足，就靠主观想象编造情节，或者借题发挥，信口雌黄，甚至离题万里，不是去写书中的人物，而是让自己占据主位。我坦率地承认，我欢喜读第一种和第二种报告文学，哪怕它形式呆板、朴实无华；我厌恶第三种报告文学，尽管它形式独特、观点新颖、议论大胆、词藻华丽。吴新华和刘小渭合著的《奉献者之歌》则属于第一种兼有第二种的报告文学。

难能可贵的是吴新华和刘小渭两位同志都是业余作者，他们这几十万字的作品都是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里爬格子的产物，那辛苦劳累自不待言。不过“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们贴近生活，面向生活，写的也是他们周围的人物，这就比那些“下马观花”或者“走马观花”的作者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掌握的材料丰富，事迹翔实，由于和书中的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因此理所当然地笔触细腻，融进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使这本书具有了感人的魅力。

我希望广大读者都能喜欢这本报告文学集。

目 录

序一	袁相琬	1
序二	海笑	3
桔井泉香		1
生化王国的一尊雕塑		41
为了三千万		63
中医新学科的探索者		75
跳出窗口		84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		105
侠胆神针		120
河海魂		138
文坛双星		162
莎红缘		181
心香一瓣荐轩辕		217
在863前沿阵地上		239
来自加拿大的报告		248

出国潮中的回归者	259
出国潮外的出国者	277
巴黎来的孩子王	341
捧着一颗心来	359
一石激起千重浪	367
永为奉献精神唱赞歌(代后记)	芮从东 411

桔 井 泉 香

寸许长的白眉毛，根根前伸，象是为那双睿智的眼睛装上了透视病变的电子探测仪，也给这位颇具仙风道骨的耄耋老人凭添了几许飘逸、几许威严。

这是我们从电视荧屏上捕捉到的对叶桔泉先生的第一印象。

采访计划刚刚排上日程，可是晚了——接到的是叶桔泉先生治丧委员会的通知。

1989年7月7日，这位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宗师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人生旅程，安卧于鲜花、松柏丛中了。他跨越世纪，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他是“用小跑步走完人生”的，他太累、太累了。

生前，他有一串显赫的头衔：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南京药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江苏省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身后，他七十余年从医执教生涯中治愈的万千患者，培育的满天下桃李，传颂着他那传奇式的精湛医术，圣贤般的高风亮节，与他那多达500余万字的笔耕成果，成了中医药学宝库中一座泽被后人的不朽丰碑。

采访叶老本人的计划落空，面对其在天之灵，拖欠的文

债更须偿还。

我们找到了南京中医学院教授、拙文《中医新学科的探索者马永华》^①中的主人公。

在叶老的这位乘龙快婿及其夫人叶庭兰的协助下，我们带着敬畏之心步入了如今安放着叶老骨灰盒的他的书房，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江苏省卫生厅、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中医学院等单位于叶老九十寿辰之际赠送的嵌有“叶先生从医执教七十年”字样的贝雕挂匾前驻足沉思；在叶老生前友好书赠的字画、条幅下追踪探迹。

我们与叶老的遗孀李志英大妈促膝长谈；我们从堆满案头的叶老的等身著述及有关记传文字中寻寻觅觅。

我们终于在鲜花松柏丛中找回了活生生的叶桔泉大师。

存心济世

我是浙江吴兴县人，为了执教行医旅苏二十余年。当时自以为医生应当存心济世，因把自己的诊所命名为“存济医庐”，在苏州西美巷九号自置的一所房子墙上刻有“存济医庐”四字。我对苏州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现在我年老矣，不打算回苏州居住，决定把此房屋前后共十三间，全部捐献给苏州市人民政府。

这是1987年12月8日，91岁高龄的叶老挥毫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写下的捐房文书。

^①报告文学，见《神州学人》1986年第4期。

五十年代中期，叶老受命赴宁办学、任职，其后即有把在苏州的私房献给国家的想法。但在极左路线下，“私房”早已公用，自然不必狗尾续貂。不想后来落实政策，房子又划归叶老名下。

近年房价暴涨，在闹市区有几间私房，不用劳心劳力便可率先致富。何况不正之风蔓延，千方百计为子女甚至孙辈占房的，也不无人在。可叶老偏偏不要这省正官邸的私房。

苏州市人民政府得知叶老意向后，与有关方面协商，拟搞一个隆重的献房仪式，叶老拒绝了。他说，不必惊官动府，做劳民伤财的官样文章，我写个字据就行了。这便是上面那份捐献书的由来。

这岂是一份无情的法律文件？这是84岁高龄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中普通一员的老人，向自己的信仰、向所热爱的人民献上的一张人生的答卷，一片赤诚的爱心。

叶老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双林镇鹤泊乡叶家村。1914年被送到吴兴县夹塘村，拜三代祖传名医张克明为师；1917年学成回乡，独立开业行医；1930年被聘为双林镇救济院院医；五年后，应国医专科学校之聘赴苏州，先后任该校方剂、药物学讲师、教授。日寇侵华的连天炮火使苏州国医专科学校被迫停办后，桔泉先生一度避居乡下，1939年重返苏州开业。其私人诊所设于西美巷九号，斯即“存济医庐”。

“存心济世”，在叶老这里，不是世俗的标签，而是行医七十余年生涯中“吾道一以贯之”的实践。

一个小媳妇因与婆婆争吵而投河自尽。救起后，嚎哭吵闹不止，突然僵仆，挺卧如死达7、8小时之久。亲属都以为没救了，只好商量办理后事，适逢初出茅庐、行医乡里的

桔泉出诊路过，有人央他死马当作活马医。

桔泉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有医家割股之心，起死回生之志，岂能见死不救？他细心诊察，切脉尚未绝，断为尸厥。但那女子四肢冰冷，牙关紧锁，药不能进，眼见凶多吉少。

也是此女命不当绝，桔泉搜索枯肠，在大脑的库存中检索类似病例、医案，忽然想起扁鹊医虢太子，有针刺救逆的记载，立即用汤沐热熨其四肢，并取过一围观妇女手中纳鞋底的针，向患者脚底涌泉穴重重一刺。患者抽搐其脚，旋哭叫而醒。在场之人，亲见桔泉起死回生经过，无不惊叹。“神医！神医！”呼之不叠。

从初出茅庐的岁月，到名满天下、各种头衔琳琅满目的晚年，他都以救死扶伤，尤其是为农民防病治病、送医送药的切实行动，实践自己“存心济世”的初衷。

对于慕名而来的求医者，不管是党政要人、著名学者、海外归侨，还是乡村的老农、邻里的妇孺，叶老总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怕麻烦。

1983年春的一个早上，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动了叶老全家。来自济南的两位中年人，抱着一个面部蜡黄浮肿的4岁小孩登门求治。

叶老二话没说，丢下手头的文稿走出了书斋。经细心诊察，断为“河白症”。

吃了叶老开的七帖药后，病孩浮肿消了大半，脱离了危险。

近90高龄时，叶老眼睛花了，听力迟钝了，体力也日见衰退，每晚9点就寝成了习惯。

一个冬季的夜晚，老伴和子女们还在客厅里看电视，叶

老已上了床。

“铃，铃铃……”门铃响了。

进来的是两位求医者。

“我们从老远的农村来，请叶老先生看一看吧。”来人恳求再三。

“太晚了，家父已经就寝，你们明天来吧。”子女挡驾说。

“什么事？”叶老隐约听到外地口音的说话声，大声问。

当他得知原委后，要子女招呼病人在客厅稍候，自己撑着坐起来。

寒风扑打着窗棂，室内气温接近零度。从他的健康考虑，子女们仍想劝他躺下，隔天再看。

“不行，快帮我穿衣服，我是医生！”叶老口气严厉起来，竟无半点商量余地。家人只得手忙脚乱地给他穿衣服，取处方用纸，拿脉枕。

坐到病人面前，叶老的倦容一扫而光。他本身仿佛就是一帖镇静剂，病人能从他慈祥的目光、满头的银发中接收到康复的信息，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望闻问切，开处方，交待用药及饮食起居方面的注意事项，他是那么认真，那么耐心。

他的济世之心、济世之行不仅仅在医庐之内，还在医庐之外。

他一生70余年行医授徒生涯中，收徒弟不收拜师钱，为贫苦患者治病分文不取，甚至自己掏腰包为病人抓药的善行义举数不胜数。这里只说说叶老的一批“八分钱求医者”。

人怕出名猪怕壮。叶老常收到从天南海北寄来的信，道仰慕之意，求教或诉说疾病缠身之苦，索要药物或书籍。

在有的人手里，处理起来可能很容易：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管那么多闲事作甚？可叶老却几乎每信必复，有求必应，有应必果。或开处方，或指点治疗要旨，或提出注意事项，甚或寄药上门。

叶老的通讯录有几十本，边缘切成梯形，标有国别、省份，其中有海外的神交、中医中药界的同道、政协和农工民主党的挚友，更多的却是这类“八分钱求医者”。用时髦话说，叶老是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

不知始于何年何月，每次领了工资，他都要叫子女去买30元钱的邮票。这笔固定开支，大大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几十年乐此不疲。后来年事日高，又发动群众，指导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代为复信。

作为中医中药界的一代宗师，叶老若想凭其医术致富，当个“百万元户”自不在话下。可是，他跨鹤仙去时，却是两袖清风。这是为什么？

从一位盼着抱孙子盼白了头的老妇口中得知，她儿子由于生理原因，结婚多年而无子。为此，小夫妻间“冷战”不停，父母也愁肠寸断。明求暗访，被那些在电线杆、墙角落张贴“祖传秘方”、“专治阳痿”的江湖郎中，凭三寸不烂之舌，利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敲去不少钱财，就是不见效果。

可到叶老手里，开了几帖中药就打发病人放心回去。举手之劳，连说个“谢”字也似乎多余。

一年后，这位老妈妈果然抱上了小胖孙子。老妈妈逢人便夸叶老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送子观音。

在《食物中药与便方》前言中，叶老写道：